



致命的策略

Les
stratégies
fatales

JEAN
BAUDRILLARD

(法) 让·波德里亚著 刘翔 戴阿宝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Les
stratégies
fatales

JEAN
BAUDRILLARD

(法) 让·波德里亚著 刘翔 戴阿宝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的策略 / (法) 波德里亚 (Baudrillard,J.) 著;
刘翔, 戴阿宝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ISBN 978 - 7 - 305 - 15725 - 7

I . ①致… II . ①波… ②刘… ③戴… III . ①波德里
亚—哲学思想—研究 IV . ①B5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1398 号

LES STRATEGIES FATALES

by Jean Baudrillard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1983.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published in 2015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 - 2009 - 30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从 书 名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书 名 致命的策略

作 者 (法)让·波德里亚

译 者 刘 翔 戴阿宝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32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5725 - 7

定 价 45.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迷狂与惰性	1
超政治的修辞 29	
肥胖者	33
人质	44
淫荡者	67
反讽的策略 97	
社会的邪魔	101
客体的邪魔	114
激情的邪魔	139
客体及其命运 157	
客体的霸权	159

纯粹的商品	166
性对象礼赞	171
灰暗的紧迫性	184
水晶复仇	198
致命,抑或可逆的危机	208
魔术师与帕拉塞尔苏斯的玫瑰	237
世间的仪式	240
出于邪恶的原则	259
译后记	277

迷狂与惰性

事物已经找到了摆脱令其感到厌倦的意义辩证法的途径：无限制扩张，增强潜力，超越自身而上升到极限。这是一种从此变成事物的固有结局和无谓理由的淫荡。

但是，没有什么阻止我们假设，反过来我们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另一种非理性，也获得了胜利。非理性在任何意义上都获得了胜利，这就是邪恶原则。

世界不是辩证的——它在极限的意义上被证明不再是平衡的，它在极端对抗的意义上被证明不再是统一或综合的。这也是邪恶原则，这一切还在客体的恶魔、纯客体的迷狂形式和超主体胜利的策略中得以表达。

我们将发现使秘密性质激进化的微妙形式，我

们将以淫荡自身的武器与淫荡作战。我们将用比假更假来反对比真更真。我们不会用美反对丑，而是寻求比丑更丑：畸形。我们不会用可见反对隐蔽，而是寻求比隐蔽更隐蔽：秘密。

我们不会寻求改变，不会用固定反对移动；我们寻求比移动更加移动：变形……我们不会区分真与假，而是寻求比假更假：幻觉和表象……

在上升到极限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反对淫荡和诱惑，但是或许它们的影响在逐步累积。

我们要寻求比交流更快的事物：挑战、决斗。交流过于缓慢，它是一种在接触和言说中生发出的缓慢影响。观看确实更快，它是媒体的中介，最迅捷的中介。一切必须瞬间发挥作用。我们从未交流。在交流的往复中，观看的瞬间性、眼神和诱惑已经丧失。

但是，为了抵制网络和线路的加速，我们还要去寻求缓慢——不是那种怀旧式的心理缓慢，而是那种无法消解的不变性，那种比慢更慢：惰性和沉默，任何努力都无法消解的惰性，任何对话都无法消解的沉默。这里也存在秘密。

正如模式比真更真（作为一种处境特征的显著

范例),由此导致对真的眩晕感,时尚拥有比美更美的惊人特质:迷人。它所焕发出的诱惑独立于所有的价值判断。它在无条件变形的迷狂形式中超越审美形式。

审美形式总是暗含美与丑之间的道德区分,而迷狂是一种非道德的形式。在超出自身所特有的艺术和趣味的快乐之外,如果说时尚仍然具备某种秘密的话,那恰恰就是这种非道德,这种朝生暮死的模式的霸权,这种摒除了所有伤感的脆弱而饱满的激情,这种摒除了所有欲望(除非那正是欲望之所欲)的任意变形、显现和调制。

如果那就是欲望,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在社会、政治和服饰以外的所有领域去想象它,欲望也更适于转向非道德形式,受到同样的潜在地拒绝所有价值判断的等值的影响。欲望更加束缚于迷狂的命运,即把事物从它们的“主观”性中剥离出来,并且具备了特性倍增、定义强化的独有吸引力,即从它们的“客观”因果性中剥离出来,听任于释放影响的唯一权力。

达到权力顶峰的每一特性,无不卷入倍增的螺旋——比纯更纯,比美更美,比真更真,它确保了拥

有独立于自身的任何内容和性质的眩晕影响。今天,这一影响趋向成为我们唯一的激情。凝聚、升华、强化权力、迷狂的激情——一切性质的激情,假如不再与对立面相关(真与假、美与丑、实与幻),它将成为最具魅力、毋庸置疑的顶点,仿佛它吸纳了所有对立面的能量。想象一下美的事物,它完全吸纳了所有丑的能量:那就是时尚……想象一下真完全吸纳了所有假的能量:那就是你所拥有的拟真。

诱惑本身是眩晕,因为它不是通过单纯吸引的影响获得的,而是通过一种加倍吸引的挑战,或者通过一种本质的宿命——“我不美,我更丑。”玛丽·多维尔说。

我们放弃鲜活而进入模式。我们放弃鲜活而进入时尚、拟真。或许,罗歇·凯卢瓦的说法恰如其分,我们的整个文化处于从竞争和表达的游戏滑向机遇和眩晕的游戏的过程中。这一目的的非确定性把我们完全推向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质的过度增殖,也由此推向迷狂的形式。迷狂就是这样一种性质,它适于不断旋转直到所有意义消失的任何身体,然后,在纯粹而空无的形式里闪烁。时尚是美的迷狂;审美是自身旋转的纯粹而空无的形式。

拟真是真实的迷狂：就像观看电视一样，真实的事
件以完美的迷狂关系，亦即以眩晕、程式、非真和反
复的方式，使它们在无意义和接二连三不间断中相
互接续。在迷狂中：这是广告的对象，正如它是广
告营销中的消费者——在纯粹而空无的商标名称
的形式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断旋转，直至
失效。

但是我们必须前行一步：反教育是迷狂的——
亦即纯粹而空无的——教育形式。反剧场是剧场
的迷狂形式：不再有舞台和布景，不再有内容，剧场
就在街道，无需演员，剧场就是一切，甚至与我们生
活缺乏幻觉的有规律的展开混淆在一起。如果它
乐于撤出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我们的工作场所，
那么，哪里还有幻觉的权力呢？

确切地说，这就是今天的艺术寻求超越自身、
否定自身的方式和路径，它越是以此一方式实现自
身，就越发超真实，就越发超越自身而趋向空无的
本质。这里也有眩晕，有眩晕，有戏中戏，有惊愕。
与杜尚在艺廊里出人意料地展示瓶架相比，没有什
么还能算得上是令人惊愕的创造行为，这一行为使
其在纯粹而无意义的形式里光彩夺目。普通物品

的迷狂同时也把画家的行为推向它的迷狂形式——没有对象，自我旋转，某种意义上业已消失，却极尽可能给我们留下确信无疑的魅力。今天，艺术不再创造，只剩下这一消失的魔法。

想象一种极度光芒万丈的拥有所有邪恶的权力：这就是上帝，一个大胆创造世界并以此毁灭自身的堕落的神。

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超出社会，比社会更加社会化的侵入——大众，这是一个吸纳了所有的反社会、惰性、抵制和沉默的逆转能量的社会。在此处，社会逻辑达到了临界点——它逆转自身的结局，达到了它的惰性和幻灭之点，但与此同时又趋向于迷狂。大众是社会的迷狂，是社会的迷狂形式，是社会在其全部内在性中得以反映的镜子。

现实并非出于对想象的偏好而自我消解；它的自我消解乃是出于对比实更实的超真实的偏好，出于对比真更真的拟真的偏好。

在场不是在空无面前的自我消解，而是自我消解于在场的倍增，这种倍增清除了在场和缺场之间

的对立。

空无也不是在充盈面前的自我消解,而是自我消解于满溢与饱和——比满更满。这是肥胖中身体的反应、淫荡中性的反应:虚空的发泄。

运动并非消失于静止,就像它并非消失于速度和加速度一样——比运动更易动,亦即把它推到极限而剥夺其意义。

性并未在升华、压抑和道德中衰减,而是注定变得比性更性;色情,这是一种与超真实相呼应的超性。

更为普遍的是,可见之物并未在模糊和沉默中终结——相反,它们消失于比可见更可见:淫荡。

关于事物的超中心性以及进入赘瘤的漂移,一个例子是,借由机遇、不确定性和相对性来入侵我们的系统。对事物的这种新型状态的反应,已不再是对旧价值逆来顺受的抛弃,而是疯狂的过度决定,是参照、功能、结局和因果等诸价值的恶化。或许,本性的确憎恶真空,因为正是在这里,为了驱逐虚空,过多、臃赘、饱和的系统出现了——多余之物总是在空空如也之处安顿自身。

决定性并非消失于对非决定性的偏好,而是出于对超决定性的偏好——虚空中决定性的过剩。

结局并非让位于偶然,而是让位于超结局和超功能:比功能更加功能化,比结局更加结局化——过速进化。

机遇被引入反常的非确定性,我们已经面临偶然和结局的毫无节制。过速进化不是若干物种的进化事故,而是对某种生长不确定性结局的挑战。在事物日益受制于机遇的系统之内,结局变为某种谵妄,而要素则变得过于明白如何超越自身的终结——直到它们完成对整个系统的入侵。

这一切同样适用于癌细胞的活动(单一方向上的超生命力),客体和主体的过于专门化、最细枝末节的运作以及最微不足道的符号的超意义:我们日常生活的主旨,这也是所有肥胖和癌症系统的秘密溃疡——交流、信息、生产、毁灭——所有这一切都已经长久地逾越了其功能的界限,逾越了其使用价值的界限,进入结局的幽灵式恶化。

颠覆结局的歇斯底里,即因果关系的歇斯底里,是与起源和动机的同时消解相适应的:对起源、责任和参照的强迫症式探寻——试图耗尽现象而回归最微不足道的原因。但是,也正是起源和遗传情结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精神分析轮回(假设幼儿

期的所有心理、所有符号都成为症候)、生物遗传学(分子的致命能量达到饱和的所有可能性)和历史研究的臃肿,刺激了解释、寻因、注明一切的疯狂。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极大的负担——所有的参照彼此依赖,互为代价。生长异常的解释系统与它的对象之间无任何的关联。所有这一切都来自草率的飞跃,来自客观因果关系的大出血。

惰性加速现象,冷冻形式的增殖,还有被凝固在多余之物中的生长,这就是过速进化的形式,远超出它自身的目的:甲壳类动物远离大海(终结了什么秘密?),并且永无返回之日。复活节岛石像那持续生长的巨大症。

触角、突起、多余、过度:这就是饱和世界里惰性的命运。以超结局否定自身的终结——这不也是癌症的过程吗?生长在多余中的复仇。速度在惰性中的复仇和控诉。在惰性通过加速度膨胀的过程中,大众被一扫而光。大众是把所有增长投向厄运的多余过程。它是一条被可怕的结局弄短路的线路。

埃克森石油公司:美国政府要求该跨国公司发布一份有关它在全世界所有行动的报告。结果是

每份报告一千页，共十二册，要读完这些报告将以年计，更不用说分析它们了。哪里还有信息呢？

我们必须让信息节食吗？我们必须为肥胖和肥胖系统瘦身，并且创建非信息诊所吗？

战略性武器那不可思议的超潜在性，恰恰与世界上的人口赘生物是一样的。尽管看似吊诡，但此二者种类相同，并遵从相同的多余和惰性的逻辑。这是反常的胜利：没有法律准则或尺度能够约束其中的任何一方——它们彼此影射。最糟糕的是，这里不涉及普罗米修斯的挑战，没有过度的激情或自傲。它似乎仅表明物种已经穿过某种特殊的神秘节点，不可能再退缩、减缓或放慢脚步。

“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历史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了。不知不觉中，整个人类似乎突然把真实抛在了身后。从此，理应发生的一切将不再真实，不过，我们未能认识到。我们的任务和职责现在就是要揭示这一点，直到完成。我们必须在当下的毁灭中坚持不懈。”

——卡内蒂